

〈「媽媽」考〉補說

張振江*

《中國語文通訊》2000年9月號(第55期)刊登了胡紹文先生的《媽媽考》一文。該文從「媽媽」這個極其常用的詞語入手，發掘出許多新的、而且肯定可以成立的見解，饒有趣味。

但是，漢語及其方言複雜多變，一篇文章實在難以論盡。而且智者千慮，或有一失，茲謹就該文所及，略補愚見，以就教作者及方家。

1. 該文第三節(「從『媽』、『媽媽』看漢民族文化心理」，頁44)中說：「如上表所示：各方言點中，『奶』、『媽媽』表示母親、乳房乳汁這兩個不同義項時，發音音節各不相同。……分別用重疊、兒化、添加後綴，改變聲調等方式將兩個不同的義項區別開來……」

就該文所舉證的方言而言，這個說法無疑是正確的，現代漢語方言中確實常見這種通過重疊、兒化、變調等改變音、形以別義的現象。但是，在現代漢語方言中，我們也確實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形，即：表示「乳房」、「母親」、「乳汁」的並無區別，口語中完全同音、書面上完全同形，是同一個詞，即同音多義詞。依筆者所知，至少中原官話的相當多的次方言或土語的「媽」就是如此。試以筆者祖籍安徽省靈璧縣的土話(屬於北方方言中原官話鄭曹土語片)為例：¹

媽 ² (母親)	ma ¹	奶(祖母)	nan ¹
媽(乳房)	ma ¹	奶(乳房)	nai ¹
媽(乳汁)	ma ¹	奶(乳汁)	nai ¹

* 香港大學語言學系博士研究生。

1 為方便計，本文所舉例子，除非特別需要，否則不出聲調。

2 以「ma」、「ma ma」或者相近的音指母親，全世界絕大多數語言都如此。的確可以看成語言的一種普遍現象，如胡文所述。但是，並非全世界所有語言都如此，筆者孤陋寡聞，僅知在格魯吉亞語、臺灣一些高山語、滿語等中，類似的音卻指「父親」，剛好相反。現在充斥影視的清朝戲，不時可聽到稱呼「父親」為「a ma」(字形作「阿媽」、「阿瑪」等)。

表示「祖母」與「乳房」、「乳汁」的「奶」，讀音的確不同，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語音上的屈折變化(ai~an)演變關係，可以看成是兩個詞，事實上當地人也的確就認為是兩個不同的、除字形相同外彼此毫無關係的詞語。但是，表示「母親」、「乳房」、「乳汁」的「媽」，則完全同音、同形，並無重疊、兒化、變調等改變音、形以別義的現象，只是同一個詞。沒有具體語境的「媽」，當地人搞不清楚到底是指「母親」，還是「乳房」、「乳汁」。在必須區分以免混淆的時候，表示「母親」、「乳房」、「乳汁」的「媽」，分別可以說成「媽」、「媽頭子」（「頭子」，輕聲）、「媽水子」（「子」，輕聲），也不是通過重疊、兒化、變調等改變音、形以別義。

指「乳房」、「乳汁」的「媽」不能重疊。指「母親」的「媽」一般也不能重疊，如果重疊為「媽媽」，則是表示輕視、鄙視等，用於辱罵對方或所提及的第三方的母親等場合，音變為[mang⁴ mang] (ng代表後鼻音，後音節輕聲)，與胡文所舉的重疊後表示「乳房」、「乳汁」完全不同。同樣，「奶」（祖母）也可以重疊，但是語言無變化，也是表示輕視、鄙視等，用於辱罵對方的祖母。

2. 該文第三節（「從『媽』、『媽媽』看漢民族文化心理」，頁44）中說：「在漢民族文化裏，尤其是社會隱語中，『馬』往往是雌性的象徵……女性生殖器稱為『馬』……明清以來江湖社會稱婦女為『馬客』……」

女性被稱為「馬」，歷史文獻和現代用語都可以證明（周蘭星1994文給出了較多的古今用例），因此，該文的上述說法是正確的。但是，女性為甚麼會被稱為「馬」，該文並無論證，似乎是據所引用的「女性生殖器稱為『馬』」等隱語。但這個解釋似乎並無文獻用例或者實際用例的證明，當非。臺灣學者臧汀生在《臺語書面化研究》中指出，女性稱為「馬」、「馬子」（本文作者按，不同地區、不同時代又有「馬子」、「馬兒」、「馬馬」等變稱，如胡文所舉），是隱語，來自性生活；在進行性生活時，由於兩性生理構造上的差異，通常採取男上女下的體位，狀如騎馬，故稱女性為「馬」。這個解釋比較可取，現代漢語方言中，頗多實際用例證明。又，今天的北方話中，形容女性「人盡可夫」時，常常咒罵該女性為「千人騎，萬人騎」，亦可為旁證。

3. 該文第三節（「從『媽』、『媽媽』看漢民族文化心理」，頁43）中說：「漢語方言俗語中的『媽』、『媽媽』也指乳房、乳汁……另一個呼母詞『奶』，也用於稱呼祖母，並用來指乳房。」

現代漢語方言中，「媽」、「媽媽」、「奶」、「奶奶」都可以用來指乳房、乳汁、母親，以聲母為準，可以大別為聲母為m-的m-系和聲母為n-（包括其變化形式l-）的n-系兩個系統。m-系的來源，胡文已經證明，而且其論甚確；n-系胡文則未及顧及，筆者試補證。

從現代漢語方言的地理分佈上觀察，大致上說，北方方言³中，母親、乳房、乳汁

3. 南方方言、北方方言、中部方言的概念，同羅杰瑞Norman Jerry 1995。

基本同詞，基本上都屬於m-系，南方方言中，母親、乳房、乳汁基本同詞，但是多數屬於n-系，⁴中原一帶的官話和中部方言中，m-系、n-系多並存互見。⁵這種分佈的差異不是偶然的，提示我們n-系的淵源。

閩、粵、客方言今稱「母親」，亦可見到m-系詞語，當源自「母」，源自古代漢語(Fang Kuei Li, 1977; 邢公畹, 1999。本文作者按：侗臺語族三個語支表示「母親」的詞語，臺語支基本為m-，侗水語支基本為n-，黎語支為p-。Li、邢二氏根據的是臺語支。侗臺語族現在表示「母親」的詞語，可能只是語支同源而非語族同源)。但是在古代，這些方言可能是多使用n-系詞語。如，清代同治年間《廣東通志》：「廣州謂母曰孀」，《陽江志》：「母曰孀」，《福州府志》：「謂母曰孀」，廣州、陽江等地今已經普遍改為m-系的「母」、「媽」。現代方言、土語中今仍可見多舊詞語，試如閩、粵、客方言區部分方言點(廣州、陽江，粵方言；建陽、建甌、漳州、汕頭，閩方言。語料根據：北京大學中文系1995；陽西、廉江，客方言。語料根據：李如龍1999)：

	廣州	陽江	建陽	建甌	漳州	汕頭	陽西	廉江
母親	nai	(a) nai	nai	nai	ɛ	ne	nai	(a) nai
乳房	nin	ni n	neing	naing	-	-	nɛn	nɛn

這與侗臺語族尤其侗水語支語言的詞語有明顯的一致性(語料根據：梁敏、張均如1996)：

	侗南	仫佬	水語	毛南	佯黃	錦語
母親	nai	ni	ni	ni	nəi	nəi

這種一致性可能並非偶然。閩、粵、客方言區指母親的詞語，俗字多寫作「孀」(今多簡化成「妳」)，此字於古漢語原無來歷。《廣雅·釋親》：「孀，母也。」《博雅》(轉引自周振鶴、游汝杰, 1998, 《方言與中國文化》，頁243)：「孀，母也，奴解反，楚人呼母曰孀。」《廣韻》作「楚人呼母。」閩、粵方言區正是楚越故地，看來方言的這種稱呼是古楚越語言的遺留。而一般認為，現代侗臺語族正是古楚越語言的後代子語，因此，我們認為閩、粵、客方言區稱呼母親的n-系名詞，極其可能是借自古楚越語言，是底層語言殘留而非本有。⁶

閩、粵、客方言表示「乳房」的詞語，也與古代漢語、現代漢語北方方言有明顯的不

4. 南方方言中，也不乏m-系，它與北方的m-系同源(源自「母」)，看來是表層。而且，這一系詞語與當地方言表乳房、乳汁的詞語，看來也無關。又，北方、中部方言中n-系又有「娘」等，胡文未及，本文亦不論。
5. 具體例證，請參見：北京大學中文系：《漢語方言詞匯》，許寶華、宮田一郎主編：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，本文不具錄。
6. 有人解釋成古漢語方言性成分而非借用或底層。按，古代漢語確實有方言存在，但是，我們對古方言所知道的太少，更重要的，是迄今為止並無確實的證據證明其古方言來源。根據我們今天所已知的證據，我們認為借用的解釋是最合理的解釋。

同。

閩、粵、客三大方言在許多方面有重大的差異，但是，在表示「乳房」的詞語方面，卻有明顯的一致性。⁷ 這種一致性，表現在：(1) 三大方言使用共同的、古代漢語中並無來歷的詞語；(2) 三大方言的內部的諸土語，各自使用這個共同的、古代漢語中並無來歷的詞語。

三大方言使用這個共同的、古代漢語中並無來歷的詞語，前文已經舉例。大方言內部的情況，以粵方言為例略說明。粵方言內部其實相差很大，不同土語區之間，甚至有相互不能通話的情形(廣州與東莞，相距只有四十餘公里，但廣州人聽地道的東莞話，大約只可以聽懂一半)，但是表示「乳房」的詞，卻相當一致(語料根據：詹伯慧，張日昇1988)：

	廣州	從化	三水	東莞	鶴山	台山	恩平	斗門
乳房	nin	nin	nin	nin	nen	^h den	^h dien	^h din
吃奶	sek nai	sek nin	iam nin	sek nin	jam nen	hiak ^h den	hiak ^h dien	hiak ^h din

閩、粵、客方言中的表示「乳房」的詞語，從漢語中也找不到來歷，而與侗臺語族語言的詞語有明顯的一致性(語料根據：梁敏、張均如1996)：

	泰語	老撾	版納	龍州	邕寧	柳江	布依	侗南	仡佬	黎語
乳房	nom	nom	num	num	mən	ne	ne	mi	ne	nen

侗臺語族語言許多問題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。在目前的階段，我們可以假定這些語言中表示「乳房」的詞語，原來也是收-n尾，主要根據是：黎語收-n尾，而一般的看法，黎語因為很早就隨黎族離開大陸「落戶」海南，與大陸上的語言較少接觸，受大陸語言影響小因而較多存古；侗臺語族語言表示「乳房」的詞語常常有-n尾、-m尾的異讀，例如壯語方言：nen, nin, num，我們可以把讀-m解釋成韻尾-n受聲母n-影響而異化的結果。這樣，閩、粵、客方言與侗臺語族語言表示「乳房」的詞語的關係更加清楚，也是極其可能是借自侗臺語族語言即古楚越語言。

中國的中部及以南地區，歷史上是楚越舊地。漢族遷入、漢語播散，只是較近的過去，歷史上楚越的分佈，比我們以前所想象的要廣泛，楚越語言對漢語的影響，比我們以前所認識的要深得多，⁸ 楚越語言進入漢語中部和南部方言中的成分，比我們以前所估計的，要多得多。

7. 三大方言表示「乳房」的n-系詞語，與其表示「母親」的詞語之間，是甚麼關係，值得廣泛收集語料，深入分析。

8. 參考：游汝杰，1982；鄭張尚芳，1990；歐陽覺亞，1993。又，楚、越語言究竟是甚麼關係，亦迄今沒有定論，本文只是據族名相提並列。

參考文獻：

- 詹伯慧，張日昇(主編)：a.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。b.《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。c.《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詹伯慧：《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》，廣州：暨南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。
- 梁敏、張均如：《侗臺語族概論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李如龍(等著)：《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》，廣州：暨南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李如龍、張雙慶(主編)：《客贛方言調查報告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。
- 北京大學中文系：《漢語方言詞匯》(第二版)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許寶華、宮田一郎(主編)：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。
- 劉鎮發：〈客、粵語與鄰近民族語言的共同詞〉，《語文研究》(山西)，1998年第4期，頁44-50。
- 臧汀生：《臺語書面化研究》，臺灣：前衛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倪大白：《侗臺語概論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馬學良(主編)：《漢藏語概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歐陽覺亞，鄭貽青：《黎語調查報告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3年。
- 歐陽覺亞：《普通話、廣州話的對比與學習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王均(等)：《壯侗語族語言簡志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邢公畹：《漢臺語比較手冊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。
- 鄭張尚芳：〈古吳越地名中的侗臺語成分〉，《民族語文》，1990年第6期，頁54-56。
- 徐松石：《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論著五種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游汝杰：〈論臺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〉，《民族語文》，1982年第2期，頁47-53。
- 周蘭星：〈隱語黑話的演變及當代隱語黑話的特點〉，《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》，1994年第1期，頁67-71。
- 周振鶴、游汝杰：《方言與中國文化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周振鶴：《逸言殊語》，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張振江：〈廣東語言的人類學研究〉，載黃淑聘主編：《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7章。
- 羅杰瑞(Norman Jerry)：《漢語概說》(張慧英中譯本)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橋本萬太郎：《語言地理類型學》(余志鴻中譯本)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。
- Fang Kuei Li: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,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, 1977.